襄阳风日好

□ 葛水平

汉江清风吹细雨　　范　华绘

汉江之美与襄阳之魅

襄阳，一条汉江穿城而过，将襄阳分为江南的襄城和江北的樊城，山川灵秀。襄阳正应了这样一句话，“一江碧水穿城过，十里青山伴入城”。

汉江，又称汉水，因为汉水与银河夏季走向一致，所以也叫地上的银河。在古人的认知中，横亘天空的银河与横卧黄河长江之间的汉水，形成天地对应关系。《诗经》说：“惟天有汉，监亦有光”。中国文学两大源头《诗经》和《楚辞》发源和交汇于此，汉水孕育了荆楚文化，人文资源也非常丰富，曾被历史上无数文人所歌咏。

汉江青青，诗仙李白在《襄阳歌》中写道“遥看汉水鸭头绿，恰似葡萄初酸醅”，将汉江水的碧绿形容为刚成型的青葡萄。苏轼途经襄阳，在《汉水诗》中写道：“襄阳逢汉江，宛似蜀江清”。而在众多赞颂汉江的诗歌中以王维的《汉江临眺》最为著名：“襄阳好风日，留醉与山翁”。

汉江之美与襄阳之魅，让我们发现襄阳是一个观望历史和让历史观望的城市。历经沧海桑田、气象开阔，当阳光照在大地上，无限风光由一条汉江带走了多少日月下的好春秋？

时间是一条没有起点也没有终点的直线，只不过被人为地划出了刻度，时间的刻度让一座城市的门扉洞开，我们发现襄阳自古多出隐士，隐逸形式五花八门，身隐、心隐、朝隐、吏隐……

襄阳的隐士是这座城市辉煌的记忆符号。“山不高而秀雅，水不深而澄清；地不广而平坦，林不大而茂盛；猿鹤相亲，松篁交翠，古朴清幽”的地理风物催生和滋养了隐逸之风。汉江曲里拐弯流过襄阳，“曲莫如汉”的寓意中，隐士挥舞着命运的手掌，在季节最深邃的部分闪耀出智慧的光芒。

诸葛孔明照亮历史空间

走进襄阳的古隆中，是在一个雨天。四溢的雨中充盈着不易发觉的季节迟暮，湿漉漉的天地间，一座古隆中牌坊立在前方。

诸葛孔明，一位有着经天纬地才能的智者。他在隆中十年，结交庞德公、庞统、司马徽、黄承彦、石广元、崔州平、孟公威、徐庶等名士，其中多是当时著名的绝意仕途的隐士，也就是说，诸葛亮周围基本上形成了一个隐士群体，这无疑对诸葛亮的心理、人格会产生影响。

高卧襄阳古隆中时，诸葛孔明还只是一介书生，碰巧被一个枭雄眭见了智慧，“三顾茅庐”成为礼贤下士的代名词。历史深处，我感到了一种强大的存在。

“三顾茅庐”之后，诸葛孔明出山辅佐势单力薄的刘备，先与孙、曹逐鹿中原，后与司马懿争雄天下。一颗忠心，两朝元老，六出祁山而七擒孟获。诸葛亮，可以说是中华民族公认的智慧之神。在古隆中盛传着诸葛亮另外一个平民化故事，他不仅是一个种庄稼的好手，而且还是一位种西瓜的能人。诸葛孔明种下的西瓜，个儿大，沙糖，并且无尾酸，凡来隆中做客的隐士和过路人都要到瓜园里一饱口福。于是，周围的人都像他学习种瓜，他则毫无保留地告诉他们种瓜一定要在沙土上，施肥一定要用麻饼或者香油脚子。

瓜管吃好，瓜籽留下。

吃瓜留籽。一条谋生的好手段传播了他的名声，也给诸葛孔明带来了光明的前程。在隆中十年，是诸葛亮人生价值观形成的重要阶段。他的出仕，并不违反他“不求闻达”的初衷，有道是有大志之人，虽能耐寂寞却不会一辈子默默无闻，其中所蕴含的智慧，是庸者无法感悟的。

雨水淋湿的路上，想象一位手持鹅毛扇子、头戴葛巾的儒士，一个懂得生存智慧的人，他照亮了襄阳过往的岁月，同时也阔大了旅行人对历史想象的空间。

孟浩然的情义重过生命

孟浩然，一位歌颂田园的诗人，出生在襄阳，世称孟襄阳。和诸葛亮不同，他渴望自己的鸿鹄之志用于治国。可惜仕途困顿，痛苦失望后，最终修道归隐终身。

民间有一句俗语：生就的骨头长就的肉。在反复无常的命运颠簸后，孟浩然重新回到他应有的原点。他的一些诗往往在白描之中见整炼之致，经纬绵密处却似不经意道出。

“故人具鸡黍，邀我至田家。绿树村边合，青山郭外斜，开轩面场圃，把酒话桑麻。待到重阳日，还来就菊花。”（《过故人庄》）

每个人都不清楚，哪条路通向自己最终的目的地，远方是大而无形的希望。经过跋涉与灼热、痛苦后的失望，孟浩然以诗歌的方式携带着故土开启了流浪。对故土的谙熟使孟浩然不需要用眼睛来盛载它。经历痛苦，是为了收获经验，一支笔使一切追求成为最终的功名。

公元741年，王昌龄游襄阳，当时孟浩然患有痈疽，是一种毒疮，将要治愈了，大夫嘱咐他不要喝酒、吃鱼鲜。

“朋友这杯酒最珍贵。”

正如古龙曾说过的：“其实，我不是很爱喝酒的。我爱的不是酒的味道，而是喝酒时的朋友，还有喝过了酒的气氛和趣味，这种气氛只有酒才能制造得出来。”

一道美味大餐让孟浩然食指大动，结果，王昌龄还没离开襄阳，孟因为喝酒、吃鱼病发作去世。

筵席最后都是散，一场筵席完成了人间最有情义的离别。

人间是多种力量争夺的阵地，是名利场的风口浪尖，从生命的开始到生命的终结，人生作为放大镜和显微镜式的舞台，每个人上演的戏有着十二分的精彩，看热闹的资源取之不尽，而真正能留下的中国好故事不多。

孟浩然用诗歌成就了中国故事。读他的诗犹如纳凉看夕阳、池月，到微风飒来，到荷风送香，到竹露滴响，然后，由鸣琴而联想到知己好友。所感触到的全部是襄阳花草蓊郁和情感幽怀。和同时代的诗人比，不似李白的豪纵，不似王维的深邃，不似杜甫的沉郁，却着实是孟襄阳的清雅。

米芾供养人间烟云

到了襄阳才知道襄阳是米芾故里。

喜欢米芾的字，他的字显得情绪饱满，有意蕴，有墨趣，如戏剧人物的身段手势，行云流水一般流畅，又蕴含力度。不过也有用笔多变时，比如正侧藏露，长短粗细，体态万千，灵动而极富生命感。

传说米芾个性怪异，一个北宋人喜穿唐服，嗜洁成癖，遇见山石即称兄道弟，常常膜拜不已，人称“米颠子”。

米颠子常使石头无言。

写瘦金体的宋徽宗很喜欢他的书法，经常招他进宫写字。有一次他给皇上写完字后，偷窥皇上的御用砚台，就对徽宗说：“皇帝的砚台不能给庶民用，而如今被我用过了，臣子是低等的，既然这砚台已经被我玷污了，皇上就送给我吧。”宋徽宗还没有回应，米芾拿起砚台揣在怀里跑了，宋徽宗的笑声跟随他走了好远。

米芾之狂气在《宋史》中记载得十分传神。

宋徽宗赵佶初次招米芾入宫，请他先在御用屏风上书写《周官》某篇。米芾奋笔疾书，完成后掷笔在地上，并大咧咧地声称：洗去二王所写的烂字，才能照耀大宋皇帝万年。要知道，宋徽宗可是王羲之、王献之的天字第一号铁粉。听到米芾的狂言，悄悄站在屏风后面的宋徽宗竟不由自主地走了出来，仔细欣赏他的书法。其实米芾得以在高手如林的北宋书法界称雄，得益于他扎扎实实的功底，从二王到颜柳，他都曾经一丝不苟地临摹和揣摩，尽得前辈精华。

米芾爱砚而深爱石头。他把玩异石砚台，有时到了痴迷之态。据《梁溪漫志》记载：米芾在安徽无为做官时，听说濡须河边有一块奇形怪石，当时人们出于迷信以为神仙之石，不敢妄加擅动，怕招来不测，而米芾立刻派人将其搬进自己的寓所，摆好供桌，上好供品，向怪石下拜，念念有词：“亲爱的老朋友，相见恨晚，相见恨晚。”此事被传了出去，米芾有失官方体面之嫌，被人弹劾而罢了官。

米芾的隐是一种大隐，他乐于用他的方式来与世界沟通，在他自己的世界里寻找神话的可能，一半是谋生，一半是供养烟云，把不可能的高处市井化。市井多么美好，辣椒和葱爆肉丝的味道，所有的高贵就成了人间烟火。

汉江带走惊心动魄的四季轮回

中国哲学讲究“人与天侔”。这里有两重意思：一是人应该是同环境相和谐，努力同生存的环境保持天然节拍的一致；另一重意思是，人应该和自己的天性保持本真的一致。襄阳在汉江中游，受汉水影响，气候温和，土地肥沃，物产丰富。优越的自然环境使得这里的人民生活较为安逸，性格也较为平和，形成了豪爽率真、忠厚朴实的民风。

据《襄阳府志》记载：“襄郡七属，民俗尚淳，民风崇俭。”《汉书》也讲：“楚有江汉川泽山林之饶；江南地广，或火耕水耨。民食鱼稻，以渔猎山伐为止，果蓏蠃蛤，食物常足。故呰窳偷生，而亡积聚，饮食还给，不忧冻饿，亦亡千金之家。”

古代隐者的故乡，隐既是一种生命形式的结束，也是另一种生命形式的开始。天人合一的和谐，造成了人与自然无往而不适的大自在。好地方。拥有得天独厚的地理方位，襄阳走到现在，她承载的文化是沉甸甸的。

文化似雾，似雨，似风，在城市上空飘、飞、荡、晃。俗话说：好酒不怕巷子深，这是农耕时代鸡犬之声相闻，老死不相往来的传播学；酒好也怕巷子深，这是现代信息时代的传播学。

所以说，文化不简单的是谈古悦今。

历史悠久数量繁多的襄阳名人，已成为襄阳的一块金字招牌，地因人彰显，人文之胜，往往牵连出了本土的物质和非物质文化遗产，比如襄阳的绿影壁、仲宣楼、春秋寨、东巩高跷、老河口木版年画，等等，汉水流域文化是一种区域文化，地理与人文相互激荡，最终形成充满地域特色的文明。

流域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地理单元，往往促成区域内的文化认同。“我住长江头，君住长江尾”，地缘产生亲缘，便有“共饮一江水”的观念。随着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的进行，汉江又将成为北京人的水源。有水的地方才可能发展文明。

在城里放羊

□ 沈俊峰

我也吃惊，怎么在城里放起羊来了。

我住的地儿是五环外，门前有一条古老的河。我喜欢绕河散步，从河这边散到河那边，再散回到河这边。

河那边有一座园子，我爱去那园子。一大片林子，高耸挺拔的，低矮粗壮的，皆蓬勃茂盛。尤其是那一小片松树，弯曲虬劲，枝干粗壮，虽不高大，却透着灵气，透着青春的光彩。紧紧聚拢的松针，根根向上，像是把日月精华都修炼成了内心的强大。这样的松，一看便知是从南方北漂来的，正像我这个南方来的游子。

步入那片松林，我会独坐或静站一会，听松毛拔节或落下。那些细微的声响，心有灵犀才听得灵动，像冬夜的落雪。离开的时候，再贪婪地深吸几口那熟悉的松脂的淡香，真是一种奇妙的享受。

进城这么多年了，还忘不了城外的陈年旧事，且沉淀成了一首只有自己才懂的深情的歌。当年一心向城，为什么被城浸泡了这么多年，反而怀念起了当初？假如至今尚没进城，是否仍然会站在高冈唱着深情的恋歌？呵呵，我这一颗心，究竟该如何安放才能心安意满呢？难道城与乡是我宿命的鱼和熊掌吗？

我就是在那个园子碰到羊的。迎面来了一群羊，真的是羊。

羊从我身边安详地走过。

我有点懵，一时间竟无法将这些羊和这繁华的都市联系在一起。

园子的一角，有一片低矮的房屋，像简易房，常见一些园林工人穿着黄马甲、扛着铁锹之类的工具出入，也有一些小汽车来往停靠在那里。房屋间隙的空地上，有零星几片菜地，种了菜，还有几棵玉米。羊就是从那片房屋深处走出来的。

我莫名兴奋起来。

我坐在河沿呆呆地看羊。一只肥硕的母羊领头，跟着一只壮硕的公羊，几只小些的随着往前走，俨然一个小群体。羊兴致勃勃下到河滩上，边走边啃肥嫩的荒草。我突然就有了一个欣喜的念头，放羊真是一件幸福的事。

但是当初我并没有感到幸福。有那么几年，家里养了两只山羊，雪白雪白的。后来，下了一只羊羔，最多的时候好像有四五只。我先是兴奋，割草喂它们，但那种兴奋劲儿渐渐地消失了，甚至成了精神的负担。为什么其他同学可以尽情地玩，我却要放羊？我成了可怜的另类。独一无二没有让我自豪，却让我痛苦，甚至自卑。那是一种心灵的折磨。我无法释然，无法违拗，幼小的心灵在痛苦中挣扎。后来，我想出了一个高招，将羊放上门前一座绿植覆盖的小山，让它们每天都像是在大自然中吃着丰盛的自助餐，然后酒足饭饱地下来。山羊温驯懂事，通“情”达“理”，按部就班，从来没有试图逃跑过。有时候，我将它们拴在山脚下，便不管不问。它们一边看着行人，一边悠然自得地反刍，山羊胡子一抖一抖的。

它们的乖巧和温驯给了我莫大的安慰。其实，即使没有那种心灵的纠结，我也是不会忘记那段经历的，哪个孩子不喜欢温善的动物呢？我想说的是，世间事，无法忘记的多是痛的经历，于我而言，羊的记忆更深刻一些罢了。

自从看到那群羊，再散步，我都会在河沿上坐一会，看羊或等待它们出来。时过境迁，当年放羊的痛已经烟消云散，成了五彩的温暖。羊们悠闲，也慌张，争先恐后往前跑，争那一口青草。羊肚已经发黄，也没人洗。呵，看羊成了我的固定节目，就像是我在放羊似的。放羊非要拿着一根鞭子吗？心和目光不是最温柔的鞭子吗？不经意间，那些雪白的羊会在我的脑际亮亮一闪，让我亮堂一阵子。

很奇怪，在高楼大厦的空隙，我总是能够寻找到逝去的柔软和温情。这是我待在城里的理由和支撑吗？我喜欢城，却总是想着飞离。我享受着城的繁华，却总是情不自禁地灵魂背叛。这是城的魅力和风情，也是我的痛苦和幸福。对城，我崇拜，却也是爱恨交加。这便是一颗俗世尘心的纠结和痛苦吧？

城是一个让人容易忆旧的地方。忆旧，并非就是想回到过去。一个人的“从前”应该是“现在”的按摩器，是“现在”的肥沃土壤，为“现在”生长出前行的力和勇。

有人说，沉溺于过去的烟雨是懦夫，勇敢的人只会往前。但是，我还是喜欢在城里放羊，放羊让我心安和开阔。其实，就是真的给我一群羊，我肯定也放不了，因为我的双脚早已习惯了坚硬的钢筋水泥混凝土。我呆呆地看着那群羊，我无法将那群羊从脑海中抹去，就像一个跳跃的音符，一枚金黄的落叶。而且，我竟然在某一天有了吃惊的发现，从我进城的那一天起，我就一直在放羊了。放羊时，天空总是那么高远。

初冬的阳光，温暖地照着。

山羊　　图片来源于网路

老杨树下

□ 舒小骅

磨剪子　　图片来源于网络

宿舍楼前耸立着一棵老杨树，纹理粗糙的枝干奋力托举起硕大的树冠。入夏来，树上缀满大大小小浓密的叶子，犹如撑开一把遮阳的巨伞，为树下乘凉的老人、玩耍的孩子提供着清爽和绿意。

午后，我正在赶写一篇文章。窗外由远而近传来“叮啷、叮啷”的铁板敲击声，稍后便响起了“磨剪子嘞抢菜刀”的悠长吆喝。思绪被搅乱，我刚停住笔，猛然间，窗外爆发出争吵——“你磨刀怎么这么贵呀！不能便宜点吗？”“你打听打听，眼下都这个价。”眼看文章根本没法继续写，我迅速穿上外衣开门下楼。

树荫底下横了一条绑着磨刀石、悬挂小铁罐的长凳。旁边有个拿菜刀的老太太正与身材消瘦的磨刀师傅侃价。师傅有把子年纪了，穿着一件围裙式的粗布工作服，脸上胡子拉碴的。他磨一把菜刀要6元，老太太不干，坚持只给4元。我想让二人生意尽快做成好早点走人，就劝他俩：“你们各让一步，5块钱磨了吧！”磨刀师傅没吭气，撩起衣襟擦了擦额头上的汗，抬起一双被细密皱纹围裹的干眼狠狠地瞪了瞪我。老太太转过脸来，像要打架一样冲我吼道：“凭什么要5块，这1块钱你替我出？”我本想给双方打个圆场，却没料到两面不落好，只得闭上嘴在一旁傻站着。争执双方各不相让，僵持了一会儿，不欢而散。

“你这是何苦呢！”我在一旁轻声埋怨磨刀师傅说：“5块钱给她磨了算啦，不就是少收1块钱嘛！”“那不成！”磨刀师傅断然拒绝：“少收她1块，待会儿你要磨刀，俺是不是也得少收1块？再来人磨刀，俺不都得少收1块。那俺今晚买干粮、买菜的钱就不够啦！”

听他这么说，多收少收这1块钱还真关系到温饱的大问题。我不免试探着问：“那你一天能挣多少？”“这可说不好，干俺这行，哪能旱涝保收。”我又追问：“那你最多一天磨过几把刀？”磨刀师傅想了片刻回答：“你还甭说，头年真有那么一次。俺一天磨了20把菜刀、5把剪子。干一桩活挣5块。那可是俺生意最火的一天。”说到这，磨刀师傅的一双干眼中闪现出亮光，四周包裹的皱纹也舒展开了，脸上的表情顿时变得生动起来。

“那最少的一天呢？”磨刀师傅叹了口气说：“唉，出门转悠一整天，一桩活没揽下也是常有的事。就像今天吧，大热天的，有几个人来送活？赶上刮风下雨下雪天就更甭提啦……”通过交谈，我大致了解到磨刀师傅的人生经历。他姓邵，年近六旬，早先在一家县刀具厂上班，厂子倒闭后回乡务农。妻子多病，三天两头跑医院。为了看病方便，他和儿子陪妻子进城长住。租房、吃饭、看病、买药……全需要钱。儿子每天去建筑工地打工。他的肾有病不能干重活，只能凭磨刀的手艺挣一份零钱。我对邵师傅的同情心油然而生，想撵他挪地方的念头早已打消，脑子里转悠的只是能为他做点什么。

这时一位中年妇女提把菜刀走近问：“师傅，磨菜刀多少钱？”“6块。”“呦，怎么贵啦？不都是5块嘛！”“那是过时的行市啦！”我抢着替师傅解释：“眼下企业职工、公务员们不都涨工资啦？干个体服务的价格也该适当涨涨吧！再说这么大热天，他‘吭哧、吭哧’地磨，容易吗？您就别计较这1块钱啦！”听了我这番话，中年妇女默认了6元的价格。邵师傅从随身携带的工具袋里掏出一把小刷子，蘸了蘸小铁罐中的水，滴在磨刀石上，接过菜刀俯身磨起来。趁着邵师傅干活，我回了趟家，翻出4把生锈的刀剪，又倒了一杯凉开水拿到老杨树下。邵师傅此刻正伸出左手大拇指在磨得铮亮的刀刃上试了试，然后把菜刀递给中年妇女，叮嘱说：“这刀刃可锋利，用时留点神，当心拉了手。”

“邵师傅，你先喝口水，再帮我磨磨这几把刀剪。”邵师傅接过水杯连声道谢，仰面朝天一口气喝完，然后开始干活。活干完后，我对他说：“4把刀剪，该给你24块对吧？”不料他回答：“你送的活多，得给你优惠，每把5块。”“那怎么行，不能坏了你的规矩。”我寸步不让地与他逆向侃价，一番拉锯后，邵师傅让步了。我抽出一张50元的递给他。他为难地说：“今儿送活的人少，手头没零钱找。”我一把将钱塞进他手里说：“那就别找啦！”他摇头道：“那不成！俺哪能占这种便宜？”说罢他拿着那张钞票转身直奔向邻楼底层的小卖部，不一会儿气喘吁吁地跑回来，先退给我26元，又把一小瓶显然是为换零钱而买的矿泉水，宝贝似的放进工具袋里。我猜想他大概是带回家去给有病的妻子或者出力流汗的儿子。

我收下钱，跟邵师傅道了别，回家刚坐下，忽听门铃响。开门一看，原来是邵师傅。他微微喘着气说：“摁了好几家门铃才找到你。”说着举起一张卡问：“这是你刚才丢的吧？俺收工时在地上捡到的。”那是一张不设密码，任何人持有都能使用的商场购物卡。我告诉他这张卡不是我丢的，让他再问问别人。邵师傅有些失意地说：“已问过几个人了，都没人认领啊！”“那你就留着自己用呗，”为了使他安心，我又添了一句：“反正又不是偷的、骗的。”“那不成！不属于俺的俺不能要！”邵师傅回绝的神情仿佛人格遭受了侮蔑似的，直拿那双干眼瞪我。我急忙致歉说刚才失言了。“丢卡的人还不知有多着急呐！”邵师傅说罢又问我居委会的所在地。我猜他是想通过居委会寻找失主。

邵师傅匆匆离去后，我的心潮难以平静。我伸头望窗外，老杨树下已空无一人，但“叮啷、叮啷”的铁板敲击声似乎仍在回荡。老杨树被夕阳铺洒上一层迷人的金色，晚风拂动着枝叶发出轻微的声响，宛若应和着铁板声在歌唱。